



复句研究丛书 总主编：朱 斌
Complex Sentence Study Series

复句研究评论集 (下)

朱 斌 ◎ 主编

汕頭大學出版社



复句研究丛书 总主编：朱 斌
Complex Sentence Study Series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资助

复句研究评论集 (下)

朱 斌 主 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句研究评论集：全2册 / 朱斌主编.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58-3646-6

I. ①复… II. ①朱… III. ①汉语—复句—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9123号

复句研究评论集

FUJU YANJIU PINGLUNJI

主 编：朱 斌

责任编辑：宋倩倩

责任技编：黄东生

封面设计：黑眼圈工作室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243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515063

电 话：0754-82904613

印 刷：天津爱必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32

字 数：672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6.00元(全2册)

ISBN 978-7-5658-3646-6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反对称性之后果：显性中心语关系从句研究》述评

吴一桐

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引言

《反对称性之后果：显性中心语关系从句研究》（*Consequences of Antisymmetr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为德国德古意特（Mouton de Gruyter）出版公司“生成语法研究”（*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系列之46，1999年出版。作者是意大利锡耶纳（Siena）大学语言认知跨系所研究中心的瓦伦丁娜彼阳琪（Valentina Bianchi），研究领域为生成语法，在人称（person）、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关系从句（relative clauses）、时态（tense）等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该书是彼阳琪影响最大的专著，全书正文部分共357页，由9章组成。正文前有目录；正文后附有尾注、参考文献和索引。下面依次陈述正文各章主要内容，并作简要评论。

一、内容述要

（一）第1章 理论背景：凯恩（Kayne, 1994）的“句法之反对称性”

该章介绍并讨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原则和参数理论和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乔姆斯基，Chomsky, 1995]）和理论假设（主要为凯恩（1994）的句法之反对称性理论、利琪（Rizzi, 1996）提出的指示语/中心语静态配合标准（static spec/head agreement criteria）、利琪（1997）的分裂CP假设（Split-CP Hypothesis）以及生成语法的一些基本假设（例如局域性条件（locality conditions）、特征驱动的移位（feature-triggered movement）、语迹的拷贝理论（copy theory of traces）等）。

彼阳琪首先采纳并批判了乔姆斯基（Chomsky）提出的标准的X杠理论（乔姆斯基，1986）：

$$(1) X' \rightarrow X X^*$$

(2) $X'' \rightarrow X * X'$

(3) $\alpha \rightarrow \beta \alpha$

(1) 和 (2) 中的 X'' 为最大投射 (maximal projection), 即 XP , X' 为中间投射 (intermediate projection), X 为中心语 (head)。 X' 统制 (dominate) X 和作为 X 补语 (complement) 的 X'' , 而 X'' 则统制 X' 和作为指示语 (specifier) 的 X'' 。 (3) 为附加规则, 其中 α 和 β 同为中心语或同为最大投射。该规则可递归 (recursive), 故某一范畴可有多附加成分。 X'' 亦可递归, 故理论上可以为零个或任意多个, 用 $*$ 表示。然而, c 统领 (c-command) 概念的引入使得 X'' 的递归性变得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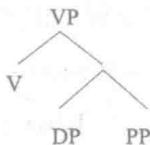
(4) c 统领: α c 统领 β , 当且仅当两者不互相统制, 并且首个统制 α 的 (分叉) 节点也统制 β 。

即分叉只能两项 (binary) 而不能多项, 故 (5) 不合法, 须改为 (6):

(5)



(6)



此外, (1) 和 (2) 为上下文自由规则 (context-free rule), 故只表明成分之间的统制关系, 而无法指明线性序列关系。后者是通过方向性参数组 (directionality parameters) 确定的: 中心语—补语参数 (Head-Complement Parameter) 确定中心语和补语的线性序列, 指示语—中心语参数 (Specifier-Head Parameter) 确定指示语和中心语的线性序列。

彼阳琪认为标准的 X 杠理论存在缺陷, 并从三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首先, 通过重新审视形容词和副词的生成, 批判了附加操作。彼阳琪援引秦奎 (Cinque, 1993) 的观点, 指出附加成分的递归性其实是一种无联系词并列关系 (asyndetic coordination), 表现为修饰成分有着严格的线性序列限制和数量限制。此外, 之前被分析为附加操作的英语的主题化结构 (topicalization) 和倒换 (scrambling) 也分别通过利琪 (1997) 的分裂 CP 假设和向指示语的显性移位 (overt movement) 重新加以分析。因此, 附加操作值得质疑, 甚至是违法的。同样, 右向附加 (rightward adjunction) 也必须重新分析。此外, 彼阳琪还进一步给出其他证据, 证明作为姐妹节点的多重补语 [如上文 (5)] 亦不可合法存在。以上三个批判的观点都融入了凯恩 (1994) 的反对称性理论。

彼阳琪对于反对称性理论只局限于引入基本概念用于随后的分析, 因而并不是对于反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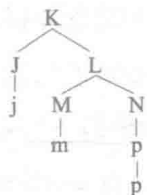
性理论的全面介绍或讨论。这一点彼阳琪（1999：21-22）也明确表示了。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工具如下：

（7）线性对应公理（Linear Correspondance Axiom）： $d(A)$ 是 T 的线性排序。

其中 A 是在同一个短语结构中的非终端节点的所有排序性的对的集合，在每一个对中，前一个元素不对称 c 统领（asymmetrical c -command）后一个元素； T 是在一个短语结构中的所有终端节点的集合； d 是在该短语结构中所有的非终端节点向终端节点的一一对应关系。

就短语结构而言，反对称理论减少了独立的理论假设，优化之前的 X 杠理论（例如限制了附加成分的数量，排除了多重附加操作；将指示语和附加成分合二为一，不再区分；取消中间投射（如（2）中的 X' ）；等等）。就线性序列而言，取消了传统的 X 杠理论下所必须的方向性参数组，短语结构可以决定线性序列。

（8）



根据不对称成分统制的定义， J 不对称成分统制 M 、 N 和 P ， M 不对称成分统制 P 。 J 和 L 、 M 和 N 之间不存在不对称成分统制的关系。根据线性对应理论，跟 J 、 M 、 N 、 P 对应的终端节点——即 j 、 m 、 p ——的线性序列可以从 J 、 M 、 N 、 P 的层级结构推导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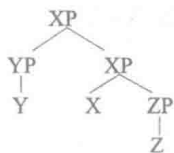
- （9）a. J 不对称成分统制 M j 在 m 前；
 b. J 不对称成分统制 N/P j 在 p 前；
 c. M 不对称成分统制 N/P m 在 p 前。

其实只要有了前两条， c 可以通过前文说过的递归性直接推导出来。通过 a 、 b 、 c 完全可以得知 j 、 m 、 p 的线性序列，即：

（10） $j > m > p$ ， $>$ 代表“在前”

此外，为了得到合理的排序，指示语 / 附加成分和补语必须在中心语的两侧，凯恩从类型学的统计考量出发，认为在人类语言中指示语更多位于中心语之前 / 左侧，因此唯一满足线性对应公理的短语结构为（ YP 和 ZP 可有可无）：

（11）



得到的线性序列为 YX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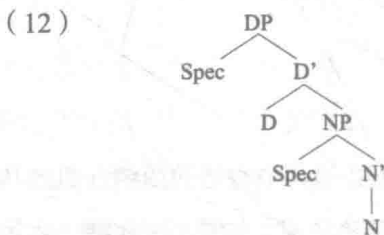
彼阳琪对于乔姆斯基(1995)的最简方案的采纳则相对有所保留。一方面接受了“应急措施”假设(last resort hypothesis)、参数为形式/词形特征的假设、表征经济性(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语迹的拷贝理论和对于重构效应(reconstruction effects)的分析;另一方面则摒弃了跟反对称理论不兼容的乔姆斯基(1995)提出的短语结构,同时提出了特征继承(feature inheritance),并对表征和推导(derivation)的对立采取相对中立和宽容的态度,还将管辖(government)这一概念处理为一个重要的句法关系。

(二)第2章 限定性关系从句

彼阳琪将限定性关系从句作为一个前理论性的概念和结构,并未加以定义,而直接讨论了相关的理论分析。

彼阳琪首先批判了在原则和参数理论框架下广为采用的附加分析,认为其最大的问题有三:①右向附加,第一章已经分析;②联系关系代词和中心语的句法关系,不论是等同删除(deletion under identity),还是关系代词移位至标句词的分析都不无问题,而且与此相关的是两者的阐释性关系,前人提出了约束(binding)、述谓关系(predication)、配合链(agreement chain)等;③关系从句表现出的强语言岛(strong islandhood)。总的说来,在附加分析下,关系从句的CP不对称c统领作为中心语的NP,因此根据线性对应公理,CP在NP之前(即关系从句在中心语之前),这导致名词后关系从句无法生成。而且NP无法从较低处(即关系从句内部)提升至关系从句左侧,因为移位后的NP无法c统领其语迹。因此,附加分析从根本上无法与反对称理论相容。而可以跟反对称理论完美兼容的是凯恩(1994)所采纳的提升分析(raising analysis)。

凯恩的提升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DP假设:



彼阳琪列举了有关DP假设的研究和证据。就关系从句而言,DP假设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限定性关系从句和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某些区别(第36页):

(13) *Mary knows few boys who enjoys knitting.*

(14) *Mary knows few boys, who enjoys knitting.*

(13) 中的关系从句在 *few* 的约束项 (restrictive term) [参见 (15)] 内, 因此 D 与 CP 发生交叉得到的交集, 并不意味着 *Mary* 认识的男孩少; 而 (14) 中的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在 D 之外, 因此有 *Mary* 认识的男孩少之意。

(15) 限定词的约束项是其 LF 的 c 统领域。

或者说, 限定词选择其约束项 (1999: 39)。

凯恩的提升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外部限定词假设 (the hypothesis of the external determiner), 即名词后关系从句是作为限定词的补语生成的 (第 39 页):

(16) [_{DP} D° CP]

其中, D 为外部限定词。这一结构无违背 DP 假设之处, 而且有来自多种语言 (西班牙语、希腊语等) 的证据证明限定词的确可以选取 CP 作为补语。英语也有结构证明限定词需要与关系从句同现 (第 40 页):

(17) *the Paris* * (*I love*)

(18) *the three books of John's* * (*that I read*)

(19) *the four of the boys* * (*that came to dinner*)

(17) 中 *Paris* 作为专有名词, 生成于 N°, 如没有关系从句, 则因其指称物为独一无二, *Paris* 从 N° 提升至 D°, 故 *the Paris* 不合法; 而关系从句的存在使得 *Paris* 失去了独一无二的指称, 也无法从 N° 提升至 D°, 所以显性限定词的出现是必须的。(18) [(19) 亦同] 中有无关系从句导致两个短语结构的不同: (20) 中 *of* 位于 D°, 而该位置则在 (21) 被显性限定词 *the* 占据:

(20) [_{DP} [_{NumP} *three books*] [_{DP} *of* [_{IP} *John* [_{IP} 's t_{NumP}]]]]]

(21) [_{DP} *the* [_{CP} [_{DP} *three books of John's*]_i [_{CP} *that I read* t_i]]]

这证明限定词是生成于关系从句外部, 选取关系从句作为补语, 而不是跟名词中心语一同生成的。彼阳琪进一步提供了其他四个证据证明该观点。其一, 中心语的不定性 (indefiniteness): 对比 (22) 可知 (23) 中的 *men* 虽然在 *the* 之后, 但在关系从句内一定无定冠词:

(22) **There are the men in the garden.*

(23) *The men that there were t in the garden were all diplomats.*

其二, 成语结构 (idiom chunks): 推理同上。

(24) **We made the headway on that problem.*

(25) *the headway that we made on that problem*

其三, 重构后的辖域 (scope) 分配: (26) 中无定冠词, 每一位医生检查的两位病人可同可异, 而 (27) 有定冠词 *i*, 一定是相同的两位病人被每一位医生检查。(28) 与 (26) 解读类似, 故 *due pazienti* 虽然在缩合冠词 *ai* (*ai* = 介词 *a* + 定冠词 *i*) 之后, 但其本身应没有定冠词, 即 *ai* 和 *due pazienti* 应为两个成分, 而不是一个。

(26) *Ogni medico visiterà due pazienti.* (每个医生将要检查两个病人。)

(27) *Ogni medico visiterà i due pazienti.* (每个医生将要检查那两个病人。)

(28) *Ho telefonato ai due pazienti che ogni medico visiterà domani.* (我给那两个明天每个医生要检查的病人打了电话。)

最后, 浮动量化词 (floating quantifiers): (29) 中全称量化词 *tutti* 作为功能投射的中心语 Q° , 选取 DP 作为补语, 其亦可如 (30) 中置于句中, *gli studenti* 则提升至 [Spec, IP]。(31) 和 (32) 的差别证明 *tutti* 只能生成于关系从句外, 选取 DP 作为补语。

(29) *Tutti gli studenti hanno superato l'esame.* (所有的学生都通过了考试。)

(30) *Gli studenti hanno superato tutti l'esame.* (所有的学生都通过了考试。)

(31) *Elencami tutti i libri che devi leggere per l'esame.* (跟我说说你为了考试必须要看的所有的书。)

(32) **Elencami i libri che devi leggere tutti per l'esame.*

随后, 彼阳琪讨论了凯恩的提升分析的“提升”操作, 即名词中心语首先生成于关系从句内部, 随后提升至关系从句之前、限定词之后:

(33) [_{DP} *the* [_{CP} *book_i* [_{CP} *that I read t_i*]]]

主要的证据包括: 第一, 成语结构 (idiomatic expressions)。例如法语中 *prendre part* “参与”作为一个成语; 其中的名词部分 *part* “部分”可以作为一个关系从句的先行词 (antedecent), *la part qu'il prendra* “他将参与的部分”, 虽然 *part* 和 *prendre* (*prendra* 为简单将来时的变位) 分别位于关系从句之外和之内, 但依然保留了成语的意义。这说明 *part* 应该是从关系从句内提升至关系从句之外的, 在 LF 层面也需要被重构进入关系从句。

第二, 表语名词, 即如果先行词在关系从句中作表语, 必须要跟关系从句的主语和谓语系词性数一致: 只有阳性单数的 *le comédien* “定冠词+演员”跟关系从句 *il était* “他曾经是”性数匹配, 这证明中心语应该是从关系从句内部提升而来:

(34) *le comédien* 阳性单数 / **la comédienne* 阴性单数 / **les comédiens* 阳性复数 / **les commédiennes* 阴性复数 *qu'il* 阳性单数 *était* 单数 (直译: 他曾经是演员)

第三, 某些语言中的中心语内置关系从句也证明中心语可以在关系从句之内而不提升至关

系从句之外。

第四，英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允许某些形式的副词或形容词（例如最高级）作为先行词，而且表现特殊的配合形式：

(35) *This is the fastest that he's ever run.*

(36) *This is the most skillfully that he's ever spoken.*

(37) *Juan vio lo contenta que estaba María.*

(35) (36) 中非名词成分做先行词，显然无法满足跟限定词的选择关系，证明其只能从关系从句内提升而来；而 (37) 中的定冠词 *lo* 为阳性单数，形容词 *contenta* 为阴性单数，两者的 ϕ 特征 (feature) 不匹配，但 *contenta* 作为关系从句中的表语，跟主语 *María* “阴性单数”性数配合。这证明先行词 *contenta* 应从关系从句内部提升而来，而与限定词 *lo* 没有直接的选择关系。

除此之外，彼阳琪还讨论了提升分析所面临的局域性 (locality) 问题，即关系从句的 CP 是语障 (barrier)，只有当位于 [Spec, CP] 的名词中心语位于 CP 之外（即 [Spec, CP] 不在该语障内）的时候，名词中心语才能被关系从句外的定冠词管辖。为了解决该问题，彼阳琪分别讨论了段 (segment) 是否可为语障的两种可能性：如果段确为语障，则限定词 L 标记 (L-mark) 作为其补语的 CP，那么关系从句 CP 就不是语障，[Spec, CP] 就不受语障所限；如果段不是语障，而项 (category) 是语障，那么即使关系从句 CP 不被限定词 L 标记，名词中心语依然为限定词管辖，因为只有 CP 的一个段（而不是整个项）统制名词中心语。因此，名词中心语总能被关系从句外的定冠词管辖。彼阳琪还从曼奇尼 (Manzini, 1994) 所提出的局域性条件出发，讨论了该问题，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该问题虽然并非十分重要或棘手，但彼阳琪主要想指出，凯恩将附加和指示语合二为一的做法对于以语障为基础提出的局域性理论是有一定问题的，而且并不只针对关系从句的分析。

（三）第3章 关系限定词的句法特性

所谓的“关系限定词”即关系代词（如英语的 *who*）。彼阳琪首先批判了阿法尔利 (Álfarli, 1994) 折中式的分析：提升分析用于无关系代词的关系从句，而有关系代词的关系从句则不涉及中心语的提升。彼阳琪认为实证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关系代词的存在使得中心语提升不可能，反之，凯恩的提升分析是更合理的：[_{DP} *who* [_{NP} *boy*]] 经过数次提升得到正确语序：

(38) [_{DP} *the* [_{CP} C° *I met* [_{DP} *who* [_{NP} *boy*]]]] [_{DP} *the* [_{CP} [_{DP} *who* [_{NP} *boy*]]_i [_{CP} C° [_{IP} *I met* *t_i*]]]] [_{DP} *the* [_{CP} [_{DP} *boy* [_{DP} *who* *t_{NP}*]]_i [_{CP} C° [_{IP} *I met* *t_i*]]]]

如关系代词前有介词（例如 *the chair on which he was sitting* 中 *on which*）则推导类似，

但第一次提升的是 [PP 介词 [DP 关系代词 [NP 名词中心语]]]。不论是 DP 还是 PP，移位都是 [+ rel] 特征触发的：C_[+rel] 和 DP_[+rel]/PP_[+rel]；第二次移位（即中心语 NP 移位到 [Spec, CP]）是为了满足名词中心语 NP 必须要被外部限定词管辖的要求，从而核查外部限定词所携带的强 [+ N] 特征。彼阳琪采纳了利琪（1997）的观点（即中心语移位是合理的核查结构），而放弃了乔姆斯基（1993，1995）的观点（即核查操作只有在中心语和在其核查域内的项，后者包括指示语和附加在中心语上的特征或项——因此，关系从句的名词中心语在 [Spec, CP]，不在外部限定词的核查域内），保证外部限定词和名词中心语的核查结构是合法的。

彼阳琪进一步确定关系限定词为海姆（Heim，1982）所谓的“非限定性（indefinite）”限定词，即其并不是将 NP 投射为广义量化词（generalized quantifier）的函数（function），而是一个基数性（cardinality）的表达，作为 NP 中心语的外延集合的谓词。该非限定性 DP 整体作为一个谓词性的范畴，被一个外部的算子（operator）约束，在语义阐释上关系代词 / 关系从句和疑问词 / 疑问句结构是类似的：

(39) [*Which picture of John*]_i do you like t_i?

Which x is such that (x is a picture of John) & (you like x)

(40) *the* [_{CP} boy [_{DP} who t_{boy}]_i] I met t_i

the x such that (x is a boy) & (I met x)

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瑞典语等为以上分析提供了证据。

该章的其余部分在跨语言视角下讨论了关系限定词的句法特性。在相关性关系从句（correlative）结构中，关系限定词依然选择名词中心语 NP，但后者并不提升至关系从句外，而是留在关系限定词的补语位置。根据霍德利（Haudry，1973）的历时研究，相关性关系从句可以进而发展为中心语外置的关系从句，具体的演变过程十分类似提升分析：首先，关系限定词和名词中心语构成的整体置于关系从句句首，随后名词中心语再置于关系限定词之前。此外，名词中心语和关系限定词的格会出现比较特殊的同格形式：名词中心语的格不是主句中所赋的格，而是与关系限定词的格相同，都是关系从句所赋的格；或者，关系限定词的格和名词中心语的格都是主句中所赋的格。前一种情况证明了名词中心语是从关系从句内部提升而来的，后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外部限定词向其管辖的关系限定词赋格解释。在印欧语中，关系限定词的历时来源可能有三：非限定词 / 疑问词，限定性限定词以及两者兼而有之。

（四）第4章 重构的非对称性

在前几章集中讨论限定性关系从句之后，本研究从该章开始转而讨论非限定性关系从句。本章讨论提升分析最重要的证据，重构（reconstruction）。根据乔姆斯基（1993），重构操作是选择性地删除移位后形成的语链的一部分，即移位成分的某些拷贝。彼阳琪从以下几方面讨

论了重构效应在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关系从句里的表现。

第一, 约束 C 原则, 即指称语 (referring expression / R-expression) 总是自由的, 不能被约束。

(41) *the portrait of John_i that he_{i,j} painted t_i*

(42) *il libro di Gianni_i che pro_{i,j} ha dedicato t_i*

(43) *il libro di Gianni_i che pro_i ha sicuramente dedicato*

(41) 和 (42) 同为限定性关系从句, 符合约束 C 原则, 因为名词中心语 *portrait of John* 和 *libro di Gianni* 会重构入关系从句中动词补语的位置, 不能被 *he* 和 *pro* 所约束。而 (43) 的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则不遵守 C 原则, 因而不涉及重构。其实, 在意大利语中, 如果是重读人称代词 (即 *me*、*te*、*lui*、*lei*、*noi*、*voi*、*loro*), 则 C 原则会被削弱甚至不存在:

(44) *il libro di Gianni_i che [lui stesso]_i ha dedicato t_i*

这说明, 不同类型的代词 (*pro* 和重读人称代词) 在 C 原则上的表现也是有差别的。

第二, 约束 A 原则, 即照应语 (anaphor) 在管辖语域 (governing category) 内要受约束。

(45) *il [reflesso di [se stesso]_{i,j}] che Narciso_i vide t_j nella fonte* (Narciso 在泉水里看到的自己的倒影)

(46) *una [copia perfetta di [se stesso]_{i,j}] che Bono_i ha visto t_j al museo delle cere* (Bono 在蜡像博物馆看到的自己的一个完美的蜡像)

(45) 的限定性关系从句和 (46) 的非限定性关系从句表现不同, 只有前者遵守 A 原则。第三, 辖域, 特别是量化词的辖域。

(47) *Ho telefonato ai due pazienti che ogni medico visiterà t domani.* (我给那两个明天每个医生要检查的病人打了电话。)

(48) *Ho telefonato ai due pazienti cardiopati ci, che ogni medico visiterà t domani.* (我给那两个心脏病病人打了电话, 明天每个医生要给他们做检查。)

两类关系从句再次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只有在限定性关系从句 (47) 中 *due* 和 *ogni* 有辖域的互动, *ogni* 辖域可宽可窄。

第四, 成语性表达结构和表语名词成分。得到的结果与上面相同: 两个结构只在限定性关系从句 (49) 和 (51) 表现出重构效应:

(49) *the headway that we made on that problem*

(50) **the headway, that we made on that problem*

(51) *le comédien qu'il était* (直译: 他曾经是演员)

(52) **le comédien, qu'il était*

以上四个测试的确表明了限定性关系从句和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在重构操作上的不对称性：重构操作只表现在限定性关系从句结构中。然而，伴随位移（*pied piping*）则证明重构效应的确可以表现在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中：（53）指称语 *Beatrice* 不能被 *pro* 约束（约束 C 原则），（54）的照应成分 *proprio* 被 *Juan* 约束（约束 A 原则）都证明了重构操作的确存在。

（53）**Andrea, le cui insinuazioni su Beatrice_i, pro_i non è più disposta a supportare....*
（Andrea，她对 Beatrice 所做的暗示，再也忍受不了了……）

（54）*Andrea, la cui passione per la propria_i moglie, Juan_i non è disposto a tollerare....*（Andrea，她对自己的太太的热情，Juan 无法忍受……）

最后，彼阳琪讨论了乐博（Lebeaux，1991）提出的论元（*argument*）和附加语（*adjunct*）在重构效应上的不对称性，即在 DP 层面，作为名词补语（或论元）的补语从句必须重构，而作为附加语的关系从句不一定重构。彼阳琪证明其分析并非无懈可击，而且亦存在反例，故不能证明关系从句中不存在重构效应，也不能作为支持附加分析的证据。

（五）第 5 章 非限定性关系从句

前人针对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分析有以下几个思路：并列结构分析（*coordinate analysis*），即非限定性关系从句是并列在主句右侧的结构，与其他并列结构不同的是，必须要有一个与主句中某个成分同指的代词（即关系代词）；非连续性成分结构分析（*discontinuous constituent structure analysis*），即非限定性关系从句是一个插入性短语（*parenthetical phrase*），与其所相邻的成分都不是姐妹节点（*sister*）；LF 分析，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只在后 LF 层面（*LF' representation*）才进入短语结构，因此无需遵守 LF 层面的原则。诚如彼阳琪所总结的，以上的三种分析都假设了较特殊的短语结构，而且很难与凯恩的线性对应公理相容。

非限定性关系从句除了在重构操作上异于限定性关系从句，两者还有以下区别：

表 1 限定性、非限定性从句区别

	限定性关系从句	非限定性关系从句
名词中心语留在原位的语迹的确定性（ <i>definiteness</i> ）	非确定	确定
浮动量化词留在关系从句内	不可	可以
关系代词 + NP（ <i>relatif de liaison</i> ）	不可	可以
非名词性中心语 / 先行词	不可	可以
约束关系的语言岛	否	是

彼阳琪首先提出了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一种可能的结构：

(55) [_{XP} DP [_{XP} X° [_{CP} OP_i [_{CP} ... t_i ...]]]]

DP 是（外部限定词和）名词中心语，因此即使存在外部限定词，也不 c 统领关系从句，关系从句只受到名词中心语的 c 统领；X 是一个抽象的功能投射的中心语，有指明性并列（specifying coordination）的功能，连接两个独立指称（independently referential）的范畴，在音系层面可以表现为中心语和关系从句之间的短暂停顿；这还意味着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并非是谓语句（predicative）成分，而是一个限定性自由关系从句（definite free relative）。然而，X 的具体性质有待明确，通过 X 建立的 DP 和 CP 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因此，（55）充其量可以看作是右向附加分析的一种变体。

彼阳琪随后讨论了凯恩（1994：110-115）提出的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分析，即两个关系从句的基本短语结构一样，但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 IP 在 LF 进一步提升到外部限定词的指示语位置，从而脱离了外部限定词的 c 统领域，因而也不在限定词的约束项内：

(56) [_{DP} [_{IP} ... t_j ...] [_{DP} D° [_{CP} [_{DP} NP [_{DP} D_{REL} t_{NP}]]] [_{CP} C t_{IP}]]]]

该结构可以解释前文讨论的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中不存在重构效应的难题。首先，如果名词中心语重构进入关系从句，由于关系从句的 IP 已经在外部限定词的 c 统领域之外，所以重构入 IP 的名词中心语也在外部限定词的 c 统领域外，故其表现得好像并没有重构效应一样。类似的分析也可解释伴随移位结构里必须重构的效应，以及成语性结构中重构效应缺失。其次，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名词中心语在从句中的拷贝表现出限定性，是因为中心语在 LF 有一个个体变量（individual variable），是一个强 DP，所以会产生限定性的效应。该解释可以扩展到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中的浮动量化词结构：名词中心语在量化词的补语位置留下了一个个体变量。关系从句内部 [关系代词 + NP] 以及非名词性中心语结构没有合理的解释，只是假设该种结构或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关系从句。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作为语言岛的现象也没有解释。最后，彼阳琪还援引了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语的焦点（focus）结构证明了以上分析的合理性和 IP 移位的可能性。

（六）第6章 双重填充标句词效应

该章讨论了不同类型关系词的关系从句：标句词 *that* 类型、关系代词 *wh*- 类型、零标记类型。

乔姆斯基、拉斯尼克（Chomsky & Lasnik, 1977：46）提出了双重填充标句词筛选条件（doubly filled Comp filter）：

(57) [Spec, CP] 和 C° 不可以都被词项填充。

即结构（58）通过删除 *which* 或 / 和 *that*，可分别得到标句词 *that* 类型、关系代词 *wh*- 类型、零标记类型的三类关系从句：

(58) *the book* [_{CP} *which* [_{that} [_{IP} *I bought t*]]]

这种分析思路诚然很简洁明了，但却未说明删除的限制和触发条件：为何在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中只能删除 *that* 而必须保留 *which* 等关系代词？删除的动因又为何？此外，该分析也较难与最简方案相容。利琪（1990：65-71）将筛选条件重新解释为特征的不相容，并通过两对特征 [wh] 和 [predicative] 确定了不同的关系从句类型：

(59) [+ wh, + pred] *whih: the thing* [_{CP} *which* [[_{IP} *you saw t*]]]

[- wh, + pred] *that: the thing* [_{CP} Op [_{that} [_{IP} *you saw t*]]]

该系统无法区分零标记关系从句，对于意大利语也并不完全适用。托里比奥（Toribio, 1992）发展了利琪的分析，从而可以分析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关系词系统，但却依然无法顺利应用到更多的语言中去（例如瑞典语）。

凯恩（1994：87-90）对三类关系从句分析如下：

(60) *that* 关系从句：[_{DP} *the* [_{CP} *book*_i [_{that} [_{IP} *I read t*]]]]]

wh- 关系从句：[_{DP} *the* [_{CP} [_{DP} [_{NF} *book*]] [_{DP} *which t*]_j] [_{C°} [_{IP} *I read t*]]]

零标记关系从句：[_{DP} *the* [_{CP} *book*_i [_{CP} _{C°} [_{IP} *I read t*]]]]]

即 *that* 类和零标记类的关系从句中名词中心语是光杆 NP，没有关系限定词，通过提升到 [Spec, CP] 被外部限定词约束。

彼阳琪则提出了一个隐性的（null）关系限定词 D°：

(61) [_{DP} *the* [_{CP} [_{DP} _{D_{REL}} *book*]] [_{CP} *that* [_{IP} *I read* _{t_{DP}}]]]]]

因此，中心语还是 DP。当且仅当关系限定词被外部限定词管辖时才可以被删除（如（61）中 *the* 和 _{D_{REL}} 的关系）。该删除操作其实是结合操作（incorporation），即 _{D_{REL}} 和外部限定词结合为一个限定词：

(62) [_{DP} _{D_{REL}} + *the* [_{CP} [_{DP} _{t_D} [_{NF} *book*]]]_i [_{CP} *that I read t*]]]

德语的巴伐利亚方言为该分析提供了证据。该结合操作的动因是表征的经济性（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第 197 页）：

(63) 如果可能，将两个终端符号（通过抽象结合操作）融为一体。

双重填充标句词筛选条件也可以归结为此经济性原则。

在 *wh-* 关系从句和零标记关系从句中，标句词都是隐性的，但并不是同类标句词。*Wh-* 关系从句里的隐性标句词更类似于 *that* 关系从句里的显性标句词 *that*，而与零标记关系从句里的隐性标句词不同。如果根据利琪（1997）的分裂 CP 假说，将关系从句的 CP 进行细化，则三

类关系从句的推导和短语结构如下：

(64) *that* 关系从句：[_{DP} *the* [_{ForceP} [_{DP} *book*]_i [_{that} [_{IP} *I read t_i*]]]]

零标记关系从句：[_{DP} *the* [_{TopP} [_{DP} *book*]_i [_{Top°} [_{IP} *I read t_i*]]]]

Wh-关系从句：[_{DP} *the* [_{ForceP} [_{NP} *boy*] _{Force°} [_{TopP} [_{DP} *who t_{NP}*] [_{IP} *I met t_{DP}*]]]]

有伴随位移成分的关系从句根据凯恩的提升分析推导如下：

(65) [_{DP} *the* [_{CP} [_{PP} [_{NP} *way*] [_{PP} *in* [_{DP} *which t_{NP}*]]] [_{C°} [_{IP} *he acted t_{PP}*]]]]

然而无法根据分裂 CP 假说，进一步确定被关系化的短语的具体位置，[Spec, ForceP] 和 [Spec, TopP] 皆有可能。

前文已述，凯恩认为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 IP 提升到外部限定词的指示语位置，得到非限定性的语义阐释。彼阳琪进一步认为该 IP 是提升到了分裂 CP 内的某个 Topic° 的位置，必然会跨越过一个与其落脚点同质的 A' 位置，故违反相对最简性 (Relativized Minimality)。这意味着 *that* 关系从句和零标记关系从句不可能有非限定性的语义阐释。而 *wh*-关系从句中，分裂 CP 中的 Force° 跟外部限定词 D° 结合，从而导致了其指示语不再是 A' 位置，由此不会产生违反相对最简性的结构和推导，故英语中只有 *wh*-关系从句有非限定性的解读。

彼阳琪在第三章还提出了另外一种移位的操作，引入了一个功能投射 AgrP：

(66) [_{DP} D° [_{AgrP} Agr_D NP]] [_{DP} D° [_{AgrP} NP [Agr_D t_{NP}]]] [_{DP} Agr_D + D° [_{AgrP} NP [t_{Agr} t_{NP}]]]。

作者表示该推导与上文 (38) 殊途同归，亦跟最简方案完全契合，在此章再次提及并深入讨论。Agr_D 本身是词缀性的 (affixal)，必须要与 D° 融合，拼读为有了曲折变化 (inflected) 的限定词。因此，*that* 关系从句推导如下：

(67) [_{DP} D° [_{AgrP} [Agr + D_{REL}] + Agr_D [_{FP} [_{DP} t_D ... NP] [_{Force°} IP]]]]

Wh-关系从句推导如下：

(68) [_{DP} D° [_{AgrP} NP [F° + Agr_D [_{FP} t_F [_{TopP} [_{DP} D_{REL} t_{NP}]_i Top° [_{IP} ... t_i ...]]]]]]]

(七) 第7章 显性先行词关系从句的标句词系统

本章进一步具体讨论标句词系统，即：

(69) [_{FP} Force° [_{TopP*} Top° [_{FocP} Focus/Wh° [_{TopP*} Top° [_{FinP} Fin° IP]]]]]

(70) 标句词系统里的每一个中心语都要被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在结构上进行允准

- 1) 被标句词系统外部的某中心语选择
- 2) 满足 F- 标准 (F-Criterion) 的特征的明确化 (specification)

讨论涉及的问题只有部分与关系从句相关。除了关系从句, 本章提出的分析还对 V2 现象和古英语、中古英语的标句词结构的演化有相当的解释力, 法国南部的奥克语 (Occitan)、加斯科涅语 (Gascon)、西弗拉芒语 (West Flemish)、德语的巴伐利亚方言等也都为以上分析提供了证据。

法语的非标准变体里有关系限定词 ((à) *qui*) 和标句词 (*que*) 同现的结构, 可以证明 (69) 的合理性:

(71) *la fille à qui heureusement que j'ai parlé* (幸亏我跟她说过话的那个姑娘)

(72) [_{DP} *la* [_{FP} *fil* *à qui* [_{Force°} [_{FocP} *heureusement* [_{Foc°} [_{XP} *que* IP]]]]]]

魁北克法语也存在双标句词的结构:

(73) [_{DP} *la* [_{FP} *fil* *que* [_{FocP} *heureusement* [_{Foc°} [_{XP} *t_i qui* [_{IP} *t_e est partie*]]]]]]]]

在英语的不定式关系从句中, 关系 DP 或 PP 移位到隐性的 *Force°* 的指示语, 由于不存在 TopP, 所以在低于 *ForceP* 的位置中不存在 *wh* 关系词可以落脚的位置。

英语里主语关系从句的标句词呈现较特殊的模式:

(74) *the event * (that/which) took place*

(75) *the event that I think (*that) t took place*

(76) *an amendment which_i they say that t_i next year will be law*

(77) **a man who_i I think that this book_i t_i knows very well t_i*

彼阳琪提出以下假设分析上面的现象:

(78) [+finite] 特征能够触发 *AgrS°* 的抽象结合;

(79) *AgrS°* 本质上是 [+V];

(80) *Force°* 是具有名物化功能 (nominalizing) 的中心语, 确定为 [-V];

(81) *Topic°* 的 [±V] 特征无需确定 (underspecified);

(82) 关系从句结构的外部 *D°* 本质上是 [+N, -V], 与其补语的中心语中的 [+V] 特征是冲突的。

(74) 中 *Top°* 和零标句词会违背空语类原则 (ECP), 即根据 (79) (82), *AgrS°* 和 *Top°* 结合违法:

(83) **[_{DP} the [_{TopP} [*event*]_i [_{TopP} *AgrS_i* + *Top°* [_{IP} *t_i t_{Ag} took place*]]]]]*

Which 和 *that* 的存在则合法, 既没有下标冲突, 也不违反外部限定词的选择限制, 亦能保证恰